

doi:10.11937/bfyy.20181737

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与 “农超对接”持续时间

郭锦墉, 黄 强, 徐 磊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农村经济研究所, 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采用 2009—2016 年参与“农超对接”的 195 家合作社数据,运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合作社理事长的企业家精神在合作社能力的中介作用下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作社能力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作社能力在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与“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之间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相对来说,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在高参与程度组中更为显著,合作社能力在低参与程度组中更为显著。因此,要注重培育合作社理事长的企业家精神,提高合作社自身能力,且政府应针对不同合作社进行分类扶持与指导。

关键词: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

中图分类号:F 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009(2019)06-0193-09

以合作社为中间组织的“农超对接”是未来我国农产品流通形式的主要发展方向^[1-4]。不同国家的“农超对接”的发展程度不同,美国 80%以上的农产品均是通过“农超对接”的模式进行销售^[5];日本的“农超对接”程度也很高,达到了 70%^[6]。而学者们通过研究我国“农超对接”模式发现,我国“农超对接”的比重较低,在全国农产品总销量中,经由“农超对接”销售的比例只有 10%左右^[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农超对接”供应链因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农民合作社和超市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即“农超对接”的持续时间短。

“农超对接”是我国新型的农产品供应渠道,保持“农超对接”渠道的持续运行,即提高合作社

“农超对接”持续时间,是建设和发展“农超对接”农产品供应渠道的前提条件^[8]。如果“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短,会造成供应渠道的持续重复投资,降低渠道运行效率,将给渠道成员带来巨大的损失^[9]。因此要想促进合作社“农超对接”的发展,还需要保持渠道供应双方(即超市与合作社)的关系稳定,延长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关于持续时间的研究,目前只有几位学者从其它领域对持续时间进行过论述,如傅利平等^[12]利用 2 315 家企业 6 年时间内的持续追踪数据,通过建立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政府对于企业的补贴、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与企业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张少华等^[13]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生产率和产权保护对企业持续时间的影响;史宇鹏等^[14]则从制造业企业角度分析产权保护与企业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专门对“农超对接”的持续时间进行实证研究,已有文献更多的是分析“农超对接”的行为及绩效,且大多数学者只是从农产品品质^[15],物流水平、注册资本、供货能力、合作社经营时间^[16],合作社资本优势^[17]等方面探讨对其

第一作者简介:郭锦墉(1968-),男,江西遂川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产品营销。E-mail:390786327@qq.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63026);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YC2017-S194)。

收稿日期:2018-07-08

行为及绩效的影响,合作社理事长的企业家精神一直没有得到关注。而奥地利经济学派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促进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2014年11月,习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2017年4月,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强调,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2017年9月,国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从以上这些不难发现,政府极其看重并认真培育企业家精神,从而论证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在合作社领域,苑鹏^[19]提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合作社的治理机制也同化于企业中的股东制,领办人将逐渐被具有合作精神的理事长取代。因此,在合作社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理事长将会发挥其作用,带动合作社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合作社理事长的企业家精神对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是通过改善合作社内部的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合作社的能力,进而延长合作社“农超对接”的持续时间。对于合作社来说,在“农超对接”中,零售终端的超市在获得市场信息后会对合作社提出相应要求,因此合作社不仅需要满足超市的相关要求,还需要与其它合作社进行竞争,才能顺利开展“农超对接”。因此,合作社如何配置资源以获取最大竞争力,进而提高“农超对接”持续时间是摆在合作社经营者面前的一个问题。

基于此,该研究拟以合作社为研究主体,以“农超对接”为研究对象,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研究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合作社理事长企业家精神通过合作社能力的中介作用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因此,该研究可能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一是研究合作社“农超对接”对接关系持续时间,为政府扶持合作社提供理论参考,对于提高合作社“农超对接”经营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深入分析合作社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在合作社能力的中介作用下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弥补现阶段

“农超对接”文献在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等方面研究的不足,丰富合作社“农超对接”关系稳定性的相关文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与“农超对接”持续时间

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21世纪经济将由“管理型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变^[20],决定一个企业经营绩效的根本是企业家精神^[21],而企业经营绩效的高低又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持续发展,所以企业家精神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至关重要,它能够提高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能够持续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能够不断地提高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22]。在合作社“农超对接”发展中,理事长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农超对接”经营绩效的提升^[23],而经营绩效的提升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推出,企业家精神对“农超对接”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据此,结合上文理论分析可以作如下假设。

H1: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有正向显著影响。

1.2 合作社能力与“农超对接”持续时间

企业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具有较强的企业能力,这种源自企业内部稳定的综合竞争能力,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外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企业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创造和维持这种企业核心能力^[24]。PRAHALAD等^[25]认为企业短期的竞争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而长期竞争优势的获得源于能够在行业内优先和高效的建立核心竞争力的体制。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企业能力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26-28],从而对企业的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合作社“农超对接”的研究中,郭锦墉等^[23]通过分析发现,合作社能力对“农超对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推出,合作社能力对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产生影响。据此,结合上文理论分析可以作如下假设。

H2:合作社能力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1.3 合作社能力的中介作用

企业开始时所有拥有的资源本身并不能产生竞争优势,只有在被战略的应用和管理之后才能发挥其作用。所以,企业必须提高应用和管理资源的能力,从而推动企业提高经济绩效^[29]。因此,对于应用和管理资源的企业家提出了相应的能力要求^[30],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陈卫平等^[31]在探究企业家精神是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时发现,组织学习等变量在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绩效提升中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而企业绩效的提升关乎企业的持续发展。在合作社“农超对接”过程中,合作社产生竞争优势的关键不在于开始时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而在于合作社对其资源的应用,只有对这些异质性资源进行战略应用时,它们才会创造价值^[32]。郭锦墉等^[23]研究发现,理事长企业家精神通过合作社能力中介作用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推出,合作社能力在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与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据此,结合上文理论分析可以作如下假设。

H3:合作社能力在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与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中起到中介作用。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2.1 模型构建

该研究定义观测期间内合作社“农超对接”是否还持续为生存状态变量,若持续则为0,反之为1。郭锦墉等^[33]指出,合作社在参与“农超对接”过程中存在着中断现象,即合作社“农超对接”在观测期内有多个持续时间段。而有学者通过研究两国之间贸易持续时间发现,无论一段贸易关系包含几个持续时间段,选择第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析,不会影响样本的总体观测值^[34]。因此,该研究中对在“农超对接”过程中存在多个持续时间段的合作社,只计算第一段时间。我国“农超对接”开始于2009年,该研究的调查数据截止2016年,因此2016年后合作社“农超对接”的存续情况无法观测,即样本中存在右删失数据,且该研究中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最久为8年。

生存分析,是一种将生存时间和生存结果结合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35],

其具有2个特点,一是通过建立删失数据解决样本偏差问题,二是生存函数(以时间为自变量,以相应时刻生存率为函数值)能够反映事件在每一时点的生存率,从而揭示其动态特征^[36]。基于此,对于合作社“农超对接”来说,生存分析方法能够分析其持续状况及影响其持续时间的因素。生存分析方法包括3种分析方法,即参数方法、半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其中,半参数方法是目前非常流行的生存分析方法,相对而言,它比参数方法灵活,比非参数方法更易解释分析结果,而常用的半参数模型为COX模型^[35]。结合该研究的数据情况和研究目标需求,COX模型通过建立生存时间随危险因素变化的回归模型,来确定对生存时间有影响的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在模型中的影响对生存率进行预测^[36]。该研究需要分析理事长企业家精神通过合作社能力的中介作用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的影响,且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数据中存在右删失数据,基于此,该研究选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h(t, X) = h_0(t) \exp\left(\sum_{i=1}^p \beta_i X_i\right) \quad (1),$$

式(1)两边取对数,得到式(2)如下所示:

$$\log h(t, X) =$$

$$\log h_0(t)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cdots + \beta_p X_p) \quad (2)。$$

式(2)中, $h(t, X)$ 表示合作社在 $t-1$ 时刻参与“农超对接”,在 t 时刻退出“农超对接”的概率; $h_0(t)$ 为基本风险函数; $X=(X_1, X_2, \cdots, X_p)$ 是影响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协变量,即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变量、合作社能力变量等; $\beta=(\beta_1, \beta_2, \cdots, \beta_p)$ 为参数向量。

2.2 变量设定

该研究解释变量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研究需要所选用。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特有的品质,它产生于企业家自身所具有的禀赋,形成于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37-38]。SCHUMPETER^[21]把创新精神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他提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合作精神也是企业家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39];冒险精神则是企业家精神的突出表现^[22]。郭锦墉等^[23]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学习精神和合作精神对

合作社“农超对接”行为绩效的影响,而该研究主要研究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对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强调理事长通过对合作社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促进合作社“农超对接”的发展。因此,该研究主要研究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及冒险精神。对于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各变量的测量,借鉴了郭锦墉等^[23]以及蔡华等^[40]的研究,并结合问卷设计及调研情况,确定了最终的量表,如表1所示。理事长企业家精神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1~5表示企业家精神存在程度由低到高,1表示最低,5表示最高,企业家精神存在程度越高,即理事长越具有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合作精神,则赋值越大。根据表1可以

看出,企业家精神的3个变量值大多处于一般偏上的水平,且各个变量值之间的差异较小;其中,创新精神的3个测量问项均值分别为3.77、3.92、3.94,处于较高的水平,说明合作社的理事长能够识别市场中存在的机会,较为主动积极的研发新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同时善于使用新技术以节约人力成本,创新精神较佳;冒险精神的3个测量问项均值分别为3.52、3.85、2.47,说明合作社理事长敢于做出决策,但并不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综合来看,合作社理事长的冒险精神处于一般的水平;合作精神的3个测量问项均值均超过了4,说明合作社理事长善于合作,非常具有合作精神。

表1 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变量

Table 1 Chairman's entrepreneurship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测量问项 Measurement question	变量赋值 Variable assignment	均值 Mean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创新精神 Spirit of creative	您对合作社制度建设、产品经营等方面常有新的创意	1~5	3.77	1.15
	您会先于竞争对手采用新技术、新方法	1~5	3.92	1.26
	您会想法识别市场需求,开辟新市场	1~5	3.94	0.93
冒险精神 Spirit of adventure	面对不确定性,您会做出大胆的决策	1~5	3.52	1.15
	您会大胆尝试采用重大举措以实现合作社的目标	1~5	3.85	1.21
	您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	1~5	2.47	1.65
合作精神 Spirit of team	您善于组建有效运作的理事会团队,领导团结社员	1~5	4.04	0.86
	您时常关注行业伙伴信息,并从中发现合作的机会	1~5	4.14	0.87
	您能够和别人在合作过程中建立长期的依赖关系	1~5	4.31	0.94

合作社能力主要体现在合作社的供货规模 and 产品质量上,这也是超市与合作社对接过程中最关心的2个方面,而已有学者研究发现,合作社“农超对接”受供货能力、产品品质的影响最为显著^[16,41-42]。因此,该研究从合作社的供货规模 and 产品质量2个方面来考察合作社的能力。量表如表2所示。合作社能力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1~5表示合作社供货规模 and 产品质量由低到

高,合作社供货规模的大小通过与同类竞争者相比而确定,合作社的供货规模越大,赋值越大;用合作社内社员生产经营的产品品质的差异程度来表示合作社产品的质量,差异越小,则合作社内所有产品质量越高,赋值越大。从表2可以看出,江西省合作社的供货规模 and 产品质量的均值分别为3.78和3.06,说明处于一般偏上的水平。

表2 合作社能力变量

Table 2 Cooperative capacity variable

变量 Variable	变量含义及赋值 Variable meaning and assignment	均值 Mean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供货规模 Supply scale	很小=1;较小=2;一般=3;较大=4;很大=5	3.78	0.75
产品质量 Product quality	最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最好=5	3.06	1.60

该研究从合作社特征、区域特征、理事长特征3个方面选择控制变量。合作社特征方面,选择合作社成立时间和注册资金;区域特征方面选择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理事长特征方面选择理事长的年龄及文化程度。以上变量皆有可能对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产生影响,将它们设置为控

制变量,以此考察上述自变量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合作社总量多,且“农超对接”开始时间早、覆盖范围广、层次多,因此选择江西省各县市作为调研对象。课题组按照江西省示范社分布,将江西省合作社分成国家级、省级、市级、普通几个层次,调查 2009—2016 年参与“农超对接”的合作社。考虑到调查样本中既要有一定数量的示范社,又不使得调查过于分散,选择了 24 个样本市、县(区),把国家级、省级、市级示范社作为固定样本,并同比例抽取相同数量的普通合作社,通过后期筛选处理共得到 195 个合理有效的数据。

3.2 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对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有必要先对江西省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现状作一个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 3 可以看出,总体来说,江西省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偏短,其中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仅 1 年的就有 21 家,占比 10.8%;

而有 177 家合作社其“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不超过 5 年(包括 5 年),占比 90.8%;仅有 18 家合作社其“农超对接”持续时间超过 6 年(包括 6 年),占比 9.3%。由此可以看出,江西省合作社“农超对接”的稳定性不强。

表 3 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duration of ‘Agricultural Superior Docking’ in cooperatives

持续时间 Duration/年	频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累积百分比 Cumulative percentage/%
1	21	10.8	10.8
2	50	25.6	36.4
3	46	23.6	60.0
4	30	15.4	75.4
5	30	15.4	90.8
6	12	6.2	96.9
7	2	1.0	97.9
8	4	2.1	100.0
合计	195	100.0	

3.3 数据分析

该研究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研究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在合作社能力的中介效应下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影响,选择样本中符合条件的 195 家合作社,运用 SPSS 19.0 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处理。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与“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回归结果

Table 4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of the chairman,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co-operative ability and the duration of ‘Agricultural Superior Docking’

变量 Variable	模型 1 Model I	模型 2 Model II	模型 3 Model III
创新精神 Spirit of creative	-0.216** (5.213)		-0.225*** (7.157)
冒险精神 Spirit of adventure	-0.119 (0.737)		-0.185 (2.001)
合作精神 Spirit of team	-0.262*** (9.638)		-0.256*** (9.580)
合作社能力 Cooperative capacity		-0.36*** (8.786)	-0.404*** (9.602)
创新精神和能力交互 Spirit of creative and ability interaction			-0.127** (5.918)
冒险精神和能力交互 Spirit of adventure and ability interaction			-0.286 (1.294)
合作精神和能力交互 Spirit of team and ability interaction			-0.480*** (7.290)
成立时间 Founding time	-0.109** (5.877)	-0.099** (5.209)	-0.087* (3.355)
注册资金 Registered capital	-0.016 (0.025)	0.021 (0.049)	-0.053 (0.271)
经济发展水平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0.058 (0.726)	-0.085 (1.502)	-0.068 (1.039)
理事长年龄 Chairman's age	0.02 (1.76)	0.019 (1.575)	0.017 (1.357)
理事长文化程度 Chairman's education level	0.165** (5.711)	0.158** (5.504)	0.172** (6.242)
-2log likelihood	1 403.630	1 414.866	1 387.275
N	195	195	195
Sig.	0.000	0.000	0.000

注:***、**、* 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 99%、95% 和 9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Wald 值。下同。

Note: ***, **, * indicating that the parameter estimates are significant at the confidence levels of 99%, 95% and 90%, respectively; the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Wald values. The same below.

通过模型 1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对合作社退出“农超对接”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提高合作社理事长的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能够降低合作社退出“农超对接”的概率,这与前面的假设 H1 相符。而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精神与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农超对接”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维护农民的利益,是一个偏向于稳定的供应链渠道,因此,理事长的冒险精神就不会发挥作用。

通过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合作社能力与合作社退出“农超对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提高合作社能力能够有效抑制合作社退出“农超对接”,从而延长其持续时间,这与前

面的假设 H2 相符。

通过模型 3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理事长企业家精神与合作社能力的交叉项(创新精神和能力交互、冒险精神和能力交互、合作精神和能力交互)系数均为负,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各变量和合作社能力的系数绝对值有所提高,且二者的显著度依然很高。说明合作社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的影响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这与假设 H3 相符。

3.4 中介效应的检验

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有很多种方法,该研究采用由 BARON 等^[43]提出的应用较广泛的因果分析法对合作社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合作社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of cooperative ability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模型 1 Model I	模型 2 Model II	模型 3 Model III
	合作社能力 Cooperative capacity	持续时间 Duration	持续时间 Duration
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0.579 ***	0.96 ***	0.629 ***
合作社能力 Cooperative capacity			0.572 ***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

Note: *** for $P < 0.001$; ** for $P < 0.01$; * for $P < 0.05$.

由 3 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合作社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合作社能力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3.5 进一步分析

课题组通过研究发现,不同参与程度的合作社“农超对接”流通效率不同^[44]。为了验证这种因参与程度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在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上是否也存在,该研究将 195 个合作社按照参与程度平均值分为高参与程度组(高于平均值)和低参与程度组(低于平均值)进行分组比较。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通过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高参与程度组中,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合作精神)及合作社能力对合作社“农超对接”持续时间的的影响依旧很显著,且与总体变量相比显著性更强。这说明在高参与程度组中,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对合作社“农超对接”持

续时间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原本在总的样本中不显著的冒险精神在高参与程度组却显著,这是因为:高参与程度组中,绝大多数农产品均是通过“农超对接”进行销售,农产品销售渠道较为单一,理事长的冒险精神,如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对于合作社“农超对接”具有重要影响,所以在分组回归中,冒险精神呈现出显著的影响。

通过模型 5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低参与程度组中,合作社理事长的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合作精神)均不显著,而合作社能力依旧显著,表明在低参与程度组中,相较于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对“农超对接”持续时间更具有影响,这是因为在低参与程度组中,通过“农超对接”进行销售的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农产品通过其它渠道销售,销售渠道宽泛,而渠道的多元化需要提高合作社的能力以此提高其销售能力,况且低参与程度组本身供货规模就小,只有提高合作社产品的质量才能更好的维持“农超对接”。

表6 不同参与程度的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participation

变量 Variable	模型4 Model IV (高参与度)(High participation)	模型5 Model V (低参与度)(Low participation)
创新精神 Spirit of creative	-0.393*** (9.491)	-0.067(0.182)
冒险精神 Spirit of adventure	-0.681*** (9.773)	-0.341(3.001)
合作精神 Spirit of team	-0.820*** (7.730)	-0.245(1.587)
合作社能力 Cooperative capacity	-0.848*** (7.209)	-0.325*** (8.034)
成立时间 Founding time	-0.154** (4.149)	-0.073(1.643)
注册资金 Registered capital	-0.587* (3.235)	0.147(1.525)
经济发展水平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0.207(2.550)	-0.002(0.001)
理事长年龄 Chairman's age	0.008(0.138)	0.017(0.677)
理事长文化程度 Chairman's education level	0.279** (4.794)	0.073(0.659)
-2log likelihood	395.573	790.092
N	79	116
Sig.	0.000	0.000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该研究运用COX模型,对江西的195个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持续时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培育理事长的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能够降低合作社退出“农超对接”的风险;第二,提高合作社能力能够延长合作社“农超对接”的持续时间;第三,合作社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农超对接”持续时间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第四,在高参与程度合作社中,理事长的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对提高“农超对接”持续时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五,在低参与程度合作社中,相较于理事长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对延长“农超对接”持续时间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据此,该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是,重视培育理事长的企业家精神,首先要完善制度环境 and 市场规则以及在合作社内部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锻炼合作社理事长的创新能力,使其在面对外界市场新的需求时能够开发出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次是培养理事长的动态学习能力,针对合作社理事长开展一系列的课程教育,使得理事长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中;二是,提高合作社在“农超对接”过程的能力,合作社应主动学习一些新技术、新方法,以便在以后的生产中能够运用它们提升产品品质和增加产品数量,从而使得合作社在同类竞争者中获得持续的优势,同时在向超市供

货时,可以达到超市所要求的门槛,优先满足超市的需求;三是,政府对于合作社“农超对接”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分类扶持与指导,对于高参与程度的合作社应着重培育其理事长企业家精神,而低参与程度的合作社应重点提高合作社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率也最有效果。

参考文献

- [1] 姜增伟. 农超对接:反哺农业的一种好形式[J]. 求是, 2009(23):38-40.
- [2] 胡定寰,杨伟民,张瑜. “农超对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J]. 农村经营管理, 2009(8):12-14.
- [3] 安玉发. 中国农产品流通面临的问题对策及发展趋势展望[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1(6):65-67.
- [4] 郭锦塘,徐磊. 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研究:述评与展望[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6(5):604-612.
- [5] 李晋红. 美日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J]. 中国合作经济, 2005(5):61-62.
- [6] 焦必方,方志权. 日本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J]. 今日农村, 2002(6):33.
- [7] 胡定寰. “农超对接”怎样做[M].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8] 康定华. 论供应链稳定性的研究视角拓展[J]. 商业时代, 2010(12):12-19.
- [9] 王静,赵启兰. 信息与供应链的稳定性[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03(14):20-21.
- [10] 何成杰,王晓伟,谭桑,等. 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具有稳定性吗:基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3(8):30-38.
- [11] 田敏,张闯,夏春玉. 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中私人关系对交易关系稳定性的影响[J]. 财贸研究, 2014(3):49-56.

- [12] 傅利平,李永辉. 政府补贴、创新能力与企业存续时间[J]. 科学学研究,2015(10):1497-1503.
- [13] 张少华,张天华. 中国工业企业动态演化效率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22-39.
- [14] 史宇鹏,和昂达,陈永伟. 产权保护与企业存续:来自制造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3(8):118-125.
- [15] 王杜春,吴瑞琳.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影响因素探讨[J]. 商业时代,2013(32):25-27.
- [16] 李莹,杨伟民,张侃,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1(5):65-71.
- [17] 魏小英. 咸阳市果蔬农产品农超对接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J]. 陕西农业科学,2015,61(3):106-108.
- [18]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19] 苑鹏. 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变异现象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2013(3):40-46.
- [20] AUDRETSCH D B, THURIK A R.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managed to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0(10): 17-34.
- [21]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22] 旷锦云,程启智.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可持续发展[J]. 经济问题探索,2010(10):80-85.
- [23] 郭锦塘,徐磊,梅晨. 企业家精神、合作社能力与“农超对接”:基于无形资源竞争观[J]. 华东经济管理,2017(5):140-146.
- [24] 张笑楠,仲秋雁,买生. 企业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动态关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9):72-75.
- [25] PRAHALAD C K, HAMEL 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5-6):79-91.
- [26] 张宝贵,刘东. 企业能力: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 经济评论,2006(6):147-151.
- [27] 叶生洪,张传忠. 企业结构、能力、绩效的关系初探[J]. 商业研究,2006(15):123-125.
- [28] 吴晓云,张欣妍. 企业能力、技术创新和价值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绩效[J]. 管理科学,2015(6):12-26.
- [29] HAMEL G, PRAHALAD C K. Competing for the future [M].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4.
- [30] 曹红军,卢长宝,王以华. 资源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资源管理能力调节效应的检验和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2011(4):25-31.
- [31] 陈卫平,卫维平.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结构方程建模[J]. 系统工程学报,2011(2):171-176.
- [32] 赵文红,陈浩然. 企业家导向、企业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4):65-67.
- [33] 郭锦塘,徐磊.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超对接”对接关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10):14-23.
- [34] BESEDES T, PRUSA T J. Ins, outs, and the duration of trade[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9(1):266-269.
- [35] 武松,潘发明. SPSS 统计分析大全[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96-297.
- [36] 余翠玲,毕新华,齐晓云. 基于生存分析方法的企业信息技术采纳研究[J]. 科研管理,2011(10):83-90.
- [37] 孙慧琳,张蓉,崔凯. 企业家创新精神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15(2):179-184.
- [38] 靳卫东,高波,吴向鹏. 企业家精神:含义、度量和经济绩效的评述[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4):101-105.
- [39] 宋铁波,曾萍. 合作还是创新? 企业家精神对动态能力的影响:基于广东温氏的经验发现[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11(10):12-20.
- [40] 蔡华,于永彦,蒋天颖. 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的测量与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09(16):163-165.
- [41] 牛亚丽. 农超对接视角下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484个果蔬农户的调查[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4(2):236-241.
- [42] 刘威.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4):58-62.
- [43]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1173-1182.
- [44] 郭锦塘,黄强,徐磊.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超对接”的流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的抽样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8-24.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of the Chairman, Cooperatives Capabilities and the Duration of ‘Agricultural Superior Docking’

GUO Jinyong, HUANG Qiang, XU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Agricultural Economic Institute,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Abstract: Adopting the data of 195 cooperatives participating in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from 2009 to 2016,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cooperative ability/s on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duration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duration;

doi:10.11937/bfyy.20182558

基于经济视角的辣椒高效种植技术

张晓青, 郑子松, 王伟明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蔬菜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14)

摘要:结合江苏辣椒市场价格最高时间段特征,以江苏省3个生态区的设施类型、种植模式为基础,从播期选择、育苗及苗期管理、适时定植、田间管理、适期采收等重要环节进行阐述,为提高江苏省设施辣椒的种植效益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辣椒;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S 64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0009(2019)06-0201-04

蔬菜是我国种植业中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据统计,2016年我国蔬菜种植面积为0.22亿hm²左右,占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3.40%^[1];产量达7.69亿t,一年产能可以满足150亿人的吃菜需求,相当于全球人口的2倍,产能严重过剩^[2]。而蔬菜的供给量决定了蔬菜的价格^[3]。因此,在蔬菜生产局部结构性过剩且市场供应量信息难以准确掌握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最大的农业生产效益,必须了解蔬菜价格的波动规律,掌握价格最高点出现时期,方可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

通过近年来的研究,该课题组对江苏省茄果类蔬菜价格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辣椒

的价格波动规律,最高价格出现的时间段^[4]。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中部,长江淮河的下游,南北交接地带,地跨北纬5°,南北气候差异较大。结合各地辣椒种植特点,针对淮河以北地区(以下简称淮北地区)、长江与淮河之间地区(以下简称江淮地区)、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以下简称江南地区)等3个生态区的不同气候条件,以谋求高效益为出发点,从生产角度探究辣椒的高效种植技术,推进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在促进辣椒稳产的基础上,实现设施辣椒的增值增效。

1 品种选择

张晓青等^[4]的研究表明,辣椒市场价格最高的时间段主要在春节前后40d(2014、2015年);或(和)春节后第2个月的月底,持续时长20d(2013、2015年);市场批发均价不低于4.00元·kg⁻¹的时间节点是5月15日。

第一作者简介:张晓青(1979-),女,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蔬菜栽培技术与推广应用。E-mail:825495927@qq.com.

收稿日期:2018-10-25

the cooperative ability also had an obvious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duration;cooperative ability played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the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duration;relatively speaking,the entrepreneurship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high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group,the cooperative ability at low level of participation was obviou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operative an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cooperative itself,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pport and guide the different cooperatives by classification.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cooperative capacity; cooperatives;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duration